

周之干和他的《慎斋遗书》

浙江省嘉兴县第一人民医院 盛双荪 徐树民

周之干,号慎斋,明代江东太平县人(今安徽省太平县),生于明正德年间,享年七十九岁。生平著有医案数十卷,今仅存《慎斋遗书》十卷。

慎斋初从查了吾游,又尝就正于薛立斋之门。查了吾著有《正阳篇》,薛立斋著有《薛氏医案》,并为当时名医。慎斋之学,脱胎于查、薛,而受薛氏的影响较大。慎斋在当时医名甚著,“自明已来,江南言医者,类宗周慎斋”(《本草述钩元》卷首“武进阳湖合志·杨时泰传”)。慎斋之学,传于胡慎柔,胡氏著有《慎柔五书》,亦为一时名医。

《慎斋遗书》系慎斋晚年总结平生医疗经验而成,大多出于门人纪录,未经校正,多有隐晦重复之弊。有号勾吴述人者,将此书删润,厘定为十卷。清代王琦曾刻《医林指月》十二种。晚年得此书,即据之为底本,与其他三种本子互校后付梓。近代曹炳章重为校定石印后,编入《中国医学大成》中。

《慎斋遗书》的内容相当丰富,颇多心得。本文就其医学理论、临证经验、用药方法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如下。

一、论医大法

《本草述钩元》载:“慎斋善以五行制化、阴阳升降,推人脏气而为剂量准”。慎斋对五行制化、阴阳升降,有一套较完整的理论,这是慎斋医学思想的基础。

(一) 扶阳为治病要诀

慎斋强调“人身以阳气为主,用药以扶阳为先”(卷一“阴阳脏腑”),他说:“无阳则阴无所卫,无阴则阳无所附,阴阳之相需,如天地相交,不得相失也。但其间有轻重之别,盖

阳能生阴,阴不能生阳。凡阴之病,皆阳动失其和而致之也,故扶阳为治病要诀”(同上)。因此,后人便把他归之于温补派。需予注意的是,慎斋所说的扶阳,并不是仅指用桂附温补一端而言。如在无阳而阴无所主的时候,固宜直接温补元阳;而在无阴则阳无所附的情况下,则又宜补阴,使之成为阳长的基础。他在补阴时,慎用伐阳耗气的药物,故补阴用四物汤,必去川芎,而颇以丹溪知柏补阴之说为非,内中就包含着扶阳的原则。此外,他主张升举清阳,强调补血先补气等等,都可说是广义的扶阳。在具体临证时,他非但不忽视对阴虚的研究,且对养阴的方法有丰富的经验,甚至对“阴常不足,阳常有余”的说法也曾表示首肯。凡此种种,并不与他扶阳的总原则矛盾,而是扶阳这个总原则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运用。明乎此,方能对慎斋扶阳的思想有正确的理解,而不致流于片面。

(二) 五行制化则全赖生克

慎斋善于运用五行制化、亢害承制的规律,以论证五脏之间的复杂关系。他说:“五脏分属阴阳,阴阳全赖生克。故固肾者,不可以不保肺,肺者所以生肾也。扶脾者,不可以不治肝,肝者所以克脾也。然扶脾即所以保肺,土能生金也;保肺即所以平肝,金能克木也。脾病即肺病,肝病即脾病”(卷一“阴阳脏腑”)。

慎斋重视五行生克制化的思想,是非常突出的,他差不多对每种疾病都贯彻用五行学说进行辨证的原则。如论虚损证治说,大凡虚损之病,皆由命门火旺,肾水不足,阳明化燥火,胃火旺则肝火亦旺,木燥土干,心火炎上而成。治疗不能苦寒直折其火,宜用四君子汤加山药,引入脾经而单补脾阴。脾气旺则能生金,

金能生水，水升而火自降，这就是“合三”的治疗方法（卷七“虚损”）。

（三）水火阴阳则全凭升降

慎斋认为，阳宜升，阴宜降，阴阳二气，升降互施，方能生生不息。他说：“人禀天地之气以生，负阴抱阳。阳不可令陷于阴分，当使胃有春夏发生之气，不可使有秋冬肃杀之气。故宜大升大降，使清阳发腠理，浊阴归五脏，如天之包乎地外，而周行不息。假如天之元气不足，而常陷于浊阴，则地亦无生生之意矣”（卷五“古方解·保元汤”）。大升，指升清阳；大降，指降浊阴。慎斋擅用补中益气汤、保元汤等，温补元阳、升提清气，使阳生而阴自长，确有独到之处。

慎斋论心肾相交之理，亦全凭水火升降立说，限于篇幅，不及备述。

（四）调理脾胃乃岐黄之正法

慎斋在脏腑中突出脾胃的重要作用，他说：“先天以脾胃为归，后天以脾胃为原。脾胃者，又阴阳气血之归本处”（卷二“望色切脉”）。又说：“诸病不愈，必寻到脾胃之中，方无一失。何以言之？脾胃一伤，四脏皆无生气，故疾病日多矣。万物从土而生，亦从土而归，补肾不若补脾，此之谓也”。“病证多端，颠倒难明，必从脾胃调理，乃岐黄之正法也”（卷二“辨证施治”），可见慎斋对脾胃重视的程度。慎斋善于调理脾胃，在治疗上有一套完整的方法，这是慎斋医学思想的重点之一。

二、临证经验

慎斋概括平生治疗经验，为二十六字元机。这二十六字是：（1）理——调理脾胃；（2）固——温固下元；（3）润——润燥养肺；（4）涩——温涩脾肾；（5）通——通因通用；（6）塞——塞因塞用；（7）清——甘寒清金；（8）扬——轻扬发散；（9）逆——逆者正治，以寒治热之类；（10）从——从者反治，以热治热之类；（11）求——求心火之有余，寒因热用之法；（12）责——责肾水之不足，滋补肾元之法；（13）缓——久病宜缓治，调之以轻剂；（14）峻

——新病宜峻治，治之以重剂；（15）探——据既往服药史，以探求病机；（16）兼——攻补兼施；（17）候——论发汗掌握时机的方法；（18）夺——夺血者无汗，精气夺则虚，治宜静守；土郁夺之，毋令壅塞；（19）寒——真寒假寒辨；（20）热——真寒假热辨；（21）补——提倡甘温补土；（22）泻——汗、吐、下泻实邪；（23）提——升提气陷；（24）越——吐法；（25）应——汗温吐下，应无失机宜；（26）验——察色听声，诊脉验舌，互相参验，以求其是。

二十六字中，探、寒、热、验四字，是辨证验病之法，其余均是治疗方法。慎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，例如论治之缓急，其说：“经云：‘久而增气，物化之常；气增而久，天由之也’。此言药之气味，治之缓急，出乎医之调燮也。盖胃中清纯委和之气，偏与谷肉果菜相宜，即参术亦有偏胜，此先哲之格言。自当视其病之缓急而治亦如之。夫病有新久，新则势急，宜治以重剂；久则势缓，宜调以轻剂。一切内外伤，邪气已退，药宜间服，当以饮食调之，于中有缓急之意存焉。若服药过度，反伤其气，病益绵延不愈，或者反致增添新病，医须识此，庶无虚虚之害矣”（卷三“二十六字元机·缓”）。但是，其中“候”、“夺”、“应”等法，论述较肤浅，尚须分别待之。

慎斋长于杂证。如论血证的治疗说：“治血初起，以苦甘寒药散火凉血为君，辛凉开郁利气为臣，升清药俾复其位为佐使，久则以酸涩止塞其源，用甘温药收补于后，如此未有不愈者”（卷七“吐血”）。他认为血证初起属火，延久则虚。如用药一概寒凉，则胃气渐损，生发之气渐衰。如血虚而但用四物汤，则孤阴不长，难以奏功，必须以四君子汤为主，使阳生阴长。血虚发热，气虚生寒，失血后寒热往来，是气血两虚之证，宜用东垣甘温除热之法，如人参、黄芪等药补其生化之源。

三、用药方法

慎斋用药，方法精细，如调理脾胃、养阴等方面，尤多心得。

(一) 调理脾胃法

慎斋对调理脾胃很有研究,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,采取治、理、调、和、养、补诸法。他说:“用山查、神曲、麦芽等药谓之治,用消剂之药,以攻其病,是治贼邪也,故云治;用四君子汤谓之理,是清理之也,故云理;用参苓白术散加益智谓之调,此药能上能下能中,故云调;用四君子汤,寒加干姜,热加川连,谓之和,有热去热,有寒去寒,故云和;四君子汤等分用之谓之养,等分均平,不攻不入,故云养;补者不必正治,但补肾,令脾土自温,谓之补,补者补其母也,土之母,命门火是也”(卷四“用药权衡”)。如能结合慎斋养脾阴等法,师其意而变通之,则可丰富对脾胃病的调理手段。

慎斋提出养脾阴的方法,用以阴虚劳伤、内伤血证等的治疗,效果很好。关于药物的选择,他认为凡嘈杂脾阴不足,山药宜多用。又如治消渴,上消有清肺、补脾阴两法,补脾阴用参苓白术散米糊丸服;中消列补脾阴、清脾火两法,补脾阴用山药、归身、茯苓、陈皮、甘草、苡仁等清灵流动之品,甚为合法(卷九“渴”)。

(二) 养阴法

慎斋擅用温补,但对养阴方法也有深入的研究。他对阴虚之证,按五脏分列五方,其中

生地、熟地、当归、白芍、甘草五味为基本药,五方皆用,再按五脏特点加味。如加麦冬、五味子、大枣,为补水益元汤,补肾阴;加麦冬、茯神、大枣、官桂、杏仁、小麦为滋阴补心汤,补心阴;加元参、柴胡为滋水补肝汤,补肝阴;加茯苓、茯神、山药、大枣为养阴补脾汤,补脾阴;加麦冬、元参、百合、贝母、桔梗为百合固金汤,补肺阴。立方大意是:“熟地大补五脏之阴,安神志,健精脉而填骨髓,故用为君;生地能滋阴退热,有益精壮神之功;……归、芍补血坚志,安魂定魄,与熟地同用,峻补真阴,此四味,大补元阴之圣药也”(卷七“阴虚”)。甘草甘缓和中,泻火解毒,能增强泻火缓急的作用,含甘守津还之意,故也为必用之药。

慎斋师法薛立斋,亦每以六味、八味、补中益气汤诸方治病。但立斋用方较板实,慎斋则能加减变通,不执死方以治活病。赵彦晖赞赏慎斋用药灵变,举慎斋方剂之加减法说:“补中益气汤若欲下达,去升柴,加杜仲、牛膝”,又言“六味丸肾虚火动之药,丹皮凉心火,萸肉敛肝火,泽泻利肾经之火从前阴而出,若火不甚炽者,只可山药、茯苓、熟地,单滋肾水而补脾阴”(《存存斋医话稿》卷二第25条)。前引补肾阴的补水益元汤,即不用丹皮、泽泻等药,这些是慎斋胜过乃师的地方,甚为可贵。

通利州都治顽固性自汗

刘 济 川

病例: 欧阳×,男,38岁,干部。1980年5月20日门诊。缘于1977年因患感冒后开始自汗,以后汗出渐次增多,甚则身如洗浴,每日必换衣1~2次,多达十余次,夏秋较春冬为甚;白天较黑夜为重。恶风、怕冷,欲盖衣被,神疲、乏力,极易感冒。大便如常,小便随汗多而减少,舌质淡红,苔薄白,两脉弦而缓。如此三年之久,服中药达数百余剂,有从阳虚治疗,用益气温阳,固表敛汗,服药后反增烦热;有从阴虚治疗,用滋阴泻火,固阴止汗,则汗出增多。余乃拟下方:

白术、泽泻、茯苓各15克,猪苓、黄柏、知母各

10克,肉桂3克。水煎两次分服。

服药5剂,尿量显著增多,汗出已止大半,再服5剂而愈,随访一年半未发。

按: 自汗方书多责之阳虚,然亦有自汗为阴虚者。本例患者自汗三年,曾经中西医治疗均告罔效。因思患者小便随汗多而减少,当责之于膀胱之气化失司,州都不利,反逆而为自汗。根据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,姑试投之,服后果效。是方无一味敛汗之品,意在通利州都,引反逆之汗,从下而泄,故不治汗,而汗自止,三年之顽疾而愈在霍然。